# 香港来的

香港来的

我爱上太古城的女人。

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环境特殊……能够培育出皮肤如何滑溜、屁股如何圆浑、弹手的美女，而是，我确实可以在大古城查找很多、很多需要男人的日籍深闺怨妇。

尤其是下午时间。

对，我最爱在午饭之后四处溜连，各式三五成群，或者形单只影的妇女，随处可见，也几乎伸手可触。

那个星期四下午，我坐在便利店门前的石椅舔雪糕，一边看着那位推着婴儿车，似乎正在等待着甚么的女人。

三十岁左右吧，五呎五吋高，单眼皮，鼻与两片嘴唇都是典型日本女性的模样，不美，但站住人前却有一份特别的韵味。

她亦偶然借意「回眼」，不是错觉，我对怨妇的身体语言很有经验。

事情发展得相当顺利，当我上前蹲起来逗她躺在婴儿车上的孩子，当我用手背揩擦她的小腿，而她又掩着嘴笑……

用英语胡乱搭讪了几句，我便跟她回家。

连孩子也未及推入房，她已紧搂着我的颈撞向客厅的餐桌。我含住她吐过来那条濡湿的舌头，她亦绝下客气，用手隔着裤摸我的龟头、睪丸……

我拚命啜她的口水，同时，也快速地翻起她的v领毛衣，推起白色胸围？？她的乳头。

乳房不很大，但尖挺，握在掌心，既软且暖，像两团肉造的小布袋。

我的阴茎被她搓得硬绷绷，日本女人彷佛意会是解放它的时候——皮带、裤头、拉链、三角裤，她逐一扯掉，最后，整条贲着青筋的热俸就赤裸裸地落入她左手的两根手指——拇指和无名指。两个指尖，由龟头尿道口的打圈按摩，到冠沟、到阴茎底、到茎轴与阴囊，有时急促，有时，又似耍太极，拖拖转转，逗得我差点叫出来。

啜过香甜的唾液，我的口顺势溜到她饱胀的乳房，先是以嘴唇去挤压她发硬的乳头，接着用牙，咬、磨、噬再加舌尖的挑弄……她的呼吸越来越混浊，啊——呀——啊——呀地呻吟着，纤巧的腰肢也下断扭摆……

电话突然响起，我的青蛇问路顿时一窒，看看她，她从容地拍拍我的膊肩，似乎早已习惯，侧过身便拎起无线电话应答……

我顺势游到她的肚脐、小腹、阴毛……

一股夹杂着香水的骚味悠悠地窜向我的嗅觉系统，非常原始，我的嘴不禁张开……我的手指也自然地配合行动。

「我要这个日本女人大声嗌！嗌得天崩地裂！」我心想。于是，舌头在茂密草丛搜索之余，中指亦挥军直插，一捣而入她淫水四溅的桃源肉洞，大肆搅动。

我的鼻头顶住她的阴核，舌连同手就横横直直左右穿插她暖呼呼的嫩肉缝隙，日本女人双腿一夹，将我的头牢牢锁住……

挂线。她开贻放声嘶叫，中间还附带几句日本语……

我勃起的阳具经已胀得接近爆炸，舔一舔嘴，我分开她紧张的双脚，想移船就磡，好好来一个彻底抽插……

大概是她叫得忘形了，原来熟睡在婴儿车的小孩亦被吵醒，哭起来……

抵于弦上的箭怎可不射？我挺着腰，把她的腿搁到肩上，整条火俸已经连根破入泛滥的水蜜桃中，结结实实捣塞了好几十下，肉与肉撞过不亦乐乎。

毕竟有母性，她虽然一边曳臀奉迎，一面亦腾出手来捉住婴儿车的扶把，轻轻地前后拖动。说也奇怪，小孩的哭声渐渐止住。

「她喜欢摇。」女人以不纯正的英语告诉我她女儿的习惯。我礼貌牠笑，喜欢摇？我也摇吧！

我托着她那双白哲、温软的大腿俯前，她的屁股肌肉随即收紧，我的阳具就徐徐一下一下套动，而每一下都几乎连阴囊都塞进水洞。

慢，但有力，我的阳具不断往窄窄的肉洞左右开拓，说真的，我有凿阔它的意图，然而，遇到的却是一次极紧密的捍卫，一浪接一浪的压力反覆、有节奏地朝我的小兄弟涌前，我低头舐她的耳珠，是声东击西的方法吧！

但见她两眼翻白、双颊纠红，一连串肌肉的抽搐随之引发，沿龟头一直扩散、攀爬……

忽然，我感到一道烘热的冲力袭向我的阴茎……

她也会射精吗？是金瓶梅里所描述的女人阴精吗？不知道，我可熬不住了，屁股冷颤了几下，精液一塌糊涂喷射……